

The American Condition



美国
与
美国
人

当今美国

〔英〕埃德蒙·福西特 托尼·托马斯 著

当 今 美 国

〔英〕埃德蒙·福西特 托尼·托马斯著

高振亚译 董乐山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8125印张 300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1—10100册 定价：4.10元

统一书号：ISBN7-80014-276-0/C·017

DH 13/05

目 录

导言

一个正在成熟的国家... (1)

1. 丰富多彩的同一性

地区与人民..... (14)

2. 吃老本

企业与经济..... (57)

3. 不平等的妇女

两性和家庭..... (89)

4. 民主及其缺陷

政治与政府..... (133)

5. 瘸腿驴与跛足象

民主党与共和党..... (165)

6. 看好了再跳

金融..... (184)

7. 你自己的城市

城市及建筑..... (214)

8. 肥沃的土地

农场与农业..... (239)

9.明日的美国人	
中小学和大学.....	(255)
10.律师的统治	
法律制度.....	(291)
11.软肥皂和硬新闻	
电视与报纸.....	(317)
12.美国人玩的游戏	
运动.....	(334)
13.我们信仰上帝	
宗教.....	(344)
14.一只眼睛盯着镜子	
自我完善、健康	
及精神病学.....	(378)

导 言

一个正在成熟的国家

美国人一说就信，他们生活中一切熟悉的事物，都注定要发生变化的。屁股坐不住是他们的**主要形象**。美国属于新世界，而新世界毕竟是永远在趋于完善，但是这个过程永远也不会完结。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有时仍然有人说，面向着未来，背朝着过去。美国人随时在整装待发，重新开始。在边疆，托尔维尔写着，美国人会动土造房以便年老的时候居住，但是等不到盖上房顶，就会匆匆离去。“我们想生活在现在，”亨利·福特说，“而唯一有什么价值的历史，是我们

今天正在创造的历史。”这种自信，奔流在美国人的血液中。无论障碍有多么巨大，美国人都会卷起衣袖，将它推到一边。历史学家埃里克·古德曼问道，还有哪里人们会开玩笑说：“困难马上可以克服。办不到的事只需稍费点时间就可以办到”？

在它的第三个百年，美国还是这么年轻好动，这么永远向前看吗？在与数百名美国人讨论过他们的国家，大致了解了所有地区——我们两人走遍了几乎 50 个州，只有几个州未到——之后，我们认为时候已到，应该看看这个多棱镜的新的的一面了。现代美国有多现代？我们所会见的这些人是这样慷慨地奉献出他们的想法和时间，他们生活在一个成熟的国家中，一个成熟的经济中，一个成熟的社会中，具有“成熟”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所有优点和弱点。依我们看来，拓荒者的后代们似乎很少有人还认为，在他们辽阔复杂的国家中，还有什么重要事情能够象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完成。经济的发动机不再大声轰鸣，随着它令人心安的叮咛声逐渐消逝，敏锐的耳朵能在一个惊人富裕但是仍然远不能算是平等的国家中，察觉出几下齿轮的摩擦声。

我们与得克萨斯州锡柄地带的农场主，圣路易斯的商人和克利夫兰的政治家谈了话；我们与芝加哥的天主教神父，布鲁克林的犹太教教士和洛杉矶的新教牧师讨过论；我们听到了俄勒冈州的教员，曼哈顿的精神病学家和各处的教授的谈话，更不用说华尔街的大银行家和律师，以及华盛顿的外交官、议员和官员了。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显露出那种特有的精力和直爽，这种美国人的特性经常为外国人带着嫉妒和钦羡心情注意到，而且使一个新闻记者在美国的工作变得那样顺利和富有成效。然而从中显露出来的我们把它奉献在此书

中的这个国家的形象却要复杂得多。

一个非现代的美国，不符合人们通常对于这个国家的想法。它也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想法。因为对于我们两人来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之外长大的许多人来说恐怕也是这样——现代生活就是美国生活。美国才允使潜在的消费者眼花缭乱，因为它拥有最先发明的私人汽车，开车进去的银行，饭店，电影院，教堂，超级市场，长途电话，高速电梯和彩色电视。而且正是在美国，最想入非非的技术和将它们付诸实施——建造最高的建筑，最长的桥梁，或者第一次登月飞行——之间的距离，似乎是最微小的。也正是美国看来最能利用科学，把代表现代的两项发明——计算机和原子弹给予了这个世界。

与此不大相关的，美国人使外国人觉得是一个取消传统的国家，在那里色情和精神病治疗到处泛滥，在那里男人和女人离婚多次，在那里孩子与父母平起平坐，往往还骑在他们头上。与几乎任何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看来是民主的，缺乏阶级意识。美国人，或者表面上看，就是不让自己被某个社会等级套住自己，像其它国家的人那样。美国人会半截中断他的职业生涯，开着一辆拖车到阿拉斯加州或者亚利桑那州去。律师可以成为木匠，反之亦然。在一个鼓吹艰苦工作和崇尚金钱的国家，许多美国人却似乎具有一种奇怪的能力，能够将自己的价值同所做的工作或收入水平区分开来。

如果所有这些就是现代，那么美国已不再独家拥有。美国已将它的消费文化与世界分享，它的科学与技术，如果仍无与伦比，却已不再一枝独秀；现代资本家的成功好久以前就开始削弱传统，打乱社会秩序，无论在西欧还是在日本。

都是如此。旧社会对于新世界文化的许多冷嘲热讽，说什么它庸俗低级，是所谓的商业文明，这些话英国和法国尤其津津乐道，许多美国人也至今深信不疑，其之所以能有市场，完全是因为无视这些相当明显的事实。使用欧洲传统作为一支大棒，攻击现代美国，在半个世纪以前也许还说得过去，现在听来却只让人觉得稀奇古怪。

我们两人为外国人报道美国已经八年有余，时至今日，越来越使我们感到惊讶的，不是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它的陈庸呆滞。美国的政治制度千疮百孔。一个错综复杂的法律制度的根源，可以回溯至中世纪的英国。宪法把它原是为殖民地立法机构制定的实际安排和启蒙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老银行、老公司和老大学早就不仅背上了历史的包袱，而且具有了神圣化的传统。

美国经济与西欧或日本相比，是一个老年公民，后者与美国资本相比，则是青春少年。与正在较为迅速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相比，美国许多工业看来陈旧不堪。当然，在美国某些地区——产油的南部和西部——仍然能够迅速发财致富，但是这个国家总的来说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到处充溢似乎不费思索就可自然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

一个流动的社会好早以前就已开始凝固。差不多所有美国人现在都享受着一种他们的祖父母只能梦想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成就。但是富人、穷人和广大中产阶级收入的差距，将仍然与40年代末期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是实行了社会福利计划的话，而这些计划已经再次遭到攻击。美国人也一向十分有理地为他们工作的流动性感到骄傲。然而蓝领工人的子女大多数仍然不得不中途辍学，⁴¹干起低工资或低地位的工作。使记得60年代初期的美国情况的来访者普

遍感到惊讶的是，美国人几乎不留痕迹地废除了种族歧视的法律条文。然而太多的美国黑人仍然不得不停留在经济阶梯的最底层，眼巴巴看着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大踏步超过他们。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在寻找工作，而且在寻找工作的保障。大部分工会不仅关心会员的利益的增长，也同样关心经济的继续发展。1982年冬季，当时有约1,000万美国人失业，许多大工会按照汽车工人的榜样，同意在谈判合同时做出重大让步，以保全会员的工作。这种对于工作保障的关切，那4/5未加入工会的美国工人也丝毫不差。在各行各业，愈来愈强的专业化使专门人才的薪金日益上涨，但是却大大限制了一般人转换工作的可能。

美国最大的公司官僚习气严重，不亚于任何政府部门。今天的霍雷肖·阿尔杰式英雄*起步于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然后进入一家公司，开始沿等级阶梯爬上去。为了防止对妇女和少数种族的歧视，目前政府部门和许多企业必须按比例雇佣妇女和黑人。不论受欢迎与否——某些人越来越激烈地加以反对——这类称为“肯定行动”的规定使得一个本来是流动的职业市场，变得更加僵化凝固。

美国也在一个完全不同，更为名副其实的方面成熟起来。从整体来看，人口本身正在老化。美国在今后20年里，将变得头发花白，而不是满头青丝。直到50年代末期以前，家庭人数一般较大。美国人口每年平均增长290万，或者说约1.9%。现在，小型家庭却比大型家庭普遍得多。在70年代，人口每年增长约200万，或者说只有1%多一点。

* 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流行小说家，著有109部小说，其中内容都是穷小子发迹致富的故事。

纯粹的数量压力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60年代比较焕发的情绪。许多人发现在那些年月里上学念书幸福运气；有些人觉得，到了伯克利大学就是上了天堂。所有人都认为，上大学总比被送往越南强。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赞同孩子比较放纵的生活作风，虽然有些人后来也采纳了它们。但是再后来，这些家长却发现，当他们的孩子到达30岁时，能够变得十分关心成家立业和抵押贷款。正如美国在60年代异乎寻常地年轻气盛一样，它在80年代也极其比例失调地趋向于中年化。

某些较易预测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青年男女已经变成了“抱窝鸡”，如果不像他们父母那样爱生儿育女的话。对于房屋出现了巨大的抑压已久的需求。教室开始空了出来。学校正在解雇教员。大学派出招生人员，寻找学生。摇摆音乐唱片销路下跌，格伯公司试图多样经营，不再光是生产婴儿食品及其他幼儿产品。

这种情况与美国其它生活目标的保守收缩同时发生，虽然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经济不景气，对未来缺乏信心，对于自由派精英分子具有阶级怨愤——这一切都被一股脑抛将出来作为原因，解释70年代末期那股日益加强的政治反动趋向。这一趋向于罗纳德·里根当选和民主党在参院失去多数党地位时达到高潮。不过原因还不只于此。犯罪、教育质量下降、色情，和那个用处很广但是不可捉摸的词“宽容”不仅令四处发信的新右派忧心忡忡，也让许多普通美国人烦恼不安。

霍桑写道，每一个新社会都会很快发现自己需要一块坟地和一所监狱。自从第一批清教徒安家落户，美国人就一直摇摆不定，不知该如何对待干错事的人，是把他们看得能悔

过自新呢，还是看作不可救药。今天的美国人似乎又在摇摆回来，主张采取严厉措施，同时有关犯罪和监狱的改革思想正在销声敛迹。在学校，教育实验也被否定。一种经常听到的实际观点是，一所学校的最大目标，应当是使17岁左右的青年在毕业时能读会写。

大约十年前，有时看起来，好象全国都一起参加了集团治疗。没有任何忌讳问题，甚至乱伦，被禁止在电视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大概这能提高收视率。人们准是希望，美国人受到令人窒息或虚伪的道德标准的压抑束缚，准会很高兴地丢掉它们。不过，发现自己还不坏，并不一定使一个人感到好过。宽容大度和自我探索带来了自身的问题。原教旨主义传教士走上前来，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们。”一边赞美上帝，一边传递募捐盘，这些《圣经》派购买了广播和电视时间。或者建立起自己的广播网，攻击谩骂新道德。他们所取得的成功，简直令自由派政治家和舆论制造者感到吃惊。

政治史学家可以采取长远观点，寻找先例。但是搜寻新闻的记者却出于职业习惯，而不得不感到吃惊。在1980年大选之后，人们议论纷纷，到底这次保守派的胜利是在相反意义上的又一个1932年呢，还是更接近于1952年？1932年奠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民主党统治，而1952年证明只是对于福利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次小小的偏离。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次大选都表明，毫不妥协的一派保守主义的反跳能力，被严重低估了。

在《美国思想》中，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按照自己的理解，描述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当时是1952年那次大选之前两年，美国人正要再次出国作战，反共冷战也正达

到一个高潮。

他写道，美国人尽管心怀疑虑，他们还是抱定三个基本信条：（1）他们生活在世界上得天最厚的国家中；（2）他们的社会是最幸福和最道德的社会；（3）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康马杰所描述的美国人，虽然烦躁不安，刚刚打赢了一场全球战争，使这个国家雄踞于世界之上。大萧条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平等，美国广大群众共享着新的繁荣。

我敢打赌，多数美国人今天仍然抱定第一个信条。许多也仍然捍卫第二个，特别是在相对而不是绝对意义上，虽然黑人的经历和越南战争也暴露了对这一条的普遍幻灭。至于第三条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却只能说，人们尽管鄙弃吉米·卡特的令人讨厌的悲观情绪，竖起拇指赞扬罗纳德·里根的讨人喜欢的乐观主义，心中却存在着巨大的怀疑，虽然这可能不符合他们的性格。

新一代现在已顺利地进入政界和企业界，但是却不很适时。他们正赶上原来的政党联盟削弱或崩溃。他们面对的选民比近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受教育，更加独立，更加爱提问题，不过，从不投票的人数看，也更加冷漠疏远。在过去十年里，美国经济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将近一百年来头一次，美国变成了一个净进口国——就是说，出口所得抵不上进口支出。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石油和汽车上，不过美国人也已开始从海外购买原来一直自给自足的其他商品：蒸馏水，牛仔裤、收音机、电视机和供观赏的体育运动。远远不是觉得雄踞于世界之上，美国前所少有地觉得受到世界的冲击，竞争的朋友、超级大国对手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府的冲击。

这一代的任务也不因为国民信奉什么都要“最最的”或普

遍期望情况不断改善而略有帮助。在美国，人们很不容易接受，美国可以是得天独厚待的，但却不是得天独厚的；是幸福的但却不是最幸福的；或者前程可能是美好的，但却并不是更好，更不用说最好的了。然而在美国成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相对意义上衡量的。干得好就意味着比别人或者比自己过去的最佳水平更好。取胜是美国人的一种狂热。打分、评级、数字比较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生活领域中进行。体育比赛很少允许不分胜负终场。进口项目——例如英式足球——得为他们发明加赛。

在美国，说“获胜”常常就和“成功”，是同样的意思，仿佛竞争，而不是合作，更能激励人们取得成就。认为成功可以不意味着与自己或者他人进行一场对抗赛，这种看法使许多美国人觉得陌生异样和意志薄弱。广告商很少称产品“优良”。它们是“改良新产品”。经济成功的逻辑本身鼓励美国人相信，他们永远可以干得更好，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失败。怀疑这一点是违背美国人的天性的。

我们为了完成这部野心勃勃和在许多方面都是过于狂妄的书，在寻求鼓励的过程中，有人告诉我们，美国人喜欢阅读描写自己的书。他们可能是乐观主义者，或者觉得他们应该是乐观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是自满的。的确，当他们进行自我检查时，他们总是要求完美无缺，否则宁可不干。这表明，这个任务，如果要干的话，也许最好留给外国人。美国人确实有时似乎下定决心对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大吹大擂，同时却把他们应当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的一切忘得一千二净。

在一个财富和收入还很不平等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却仍然假设彼此是平等的。他们是深入骨髓的民主主义者，能

够对权威表现得这样缺乏尊敬，简直可以令一个崇尚自由意志的无政府主义者热血沸腾。美国人在过去十年里，驱逐了一个公开犯罪的总统，制止了国家安全系统的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行为。几乎没有其它国家能够自称拥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保卫个人权利的传统。美国人喜欢抱怨他们的官僚分子——谁又不呢？——可是还有哪儿的政府象在美国这样事事必须向公众作出交待，一切这样公开，这样由于宪法牵制而不善于保守秘密？

在我们为本书收集资料当中，人们还说，刻画今日的美国就简直相当于描写今日的世界。这话在几重意义上是千真万确的，它并不是当作鼓励的话来对我们说的。首先，作为一本书的题材，美国几乎就象整个世界一样令人难以下手和难以处理。第二，美国的资本、技术和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其它国家，因此很容易失去线索，搞不清哪些是美国的，哪些是世界的。

我们想我们已经成功地抵制了不由自主地谈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个诱惑。日本和欧洲的仿效者已经使美国既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也不像以前那么显赫。在两方面，美国还与众不同。对于一个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武库的超级大国，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普通国家对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的一个最不重视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除去这两个特点之外，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世界体系已不再完全和无可争议地属于美国式的了。

更为说明问题的是，说美国就是整个世界这话实际上是劝我们罢手，只是说得客气含蓄而已。这话暗示了一个假设，任何好奇或愉快地广泛游历过美国的人都不可能长期回避作出这个假设。那就是如果这位旅游者在美国走够了地

方，呆够了时间的话，他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就象在一个巨大的，活的人类博物馆中一样。

在美国可以发现的千奇百怪和出乎意料的人，这已有不少人著书立说，而且以后也会有不少人要这样做。每提一次“美国人”的典型，就有成百个，也许成百万个与此相反的典型。不过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写一本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这本《当今美国》，并不是《难以置信》或《真人真事》的书籍形式的翻版。要令人信服地归纳概括某一种人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归纳概括一个社会却是必要的。

我们的书写的是美洲的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事先要向加拿大人和拉丁美洲人道歉。我们在全书中所用的“亚美利加”和“亚美利加人”指的是“美国”和“美国人”。对于我们来说，美国不是许多国家，许多人民和许多民族。我们发现各个地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力量，相同点超过相异点。在采取这个观点的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外，这里有四个大陆时区和四个人口普查区：西部、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我们认识到，外国观察者被提醒不要只注意东海岸和海岸——即加利福尼亚——同时却疏漏了两岸之间的真正美国。我们知道美国最近一方面划分了一个霜冻地带，那里工业萧条凋敝，社会精英分子发生动摇，人们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有一个阳光地带，那里百业兴旺，新发迹的富人信心十足，人民乐观愉快。在把美国看作一个整体时，我们还认识到，一支陈词烂调的铅笔在挂在我们墙上的兰德——麦克纳利地图上，沿西经100度划了一条竞争线，把一个愤怒、干燥、热爱自由的西部，和一个拥挤、自满和官僚主义化的东部分隔开来。

在把美国人看成一个单一人民时，我们也没有忽略人们

越来越关心的族裔差别，或者最近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它们表明大熔炉“并不存在”。这里仍然存在黑人美国和白人美国，以及西语裔美国和英国裔美国，但是“族分裂已不象从前那样严重，黑人和西语裔中产阶级的生活说明了这一点。

在将美国看成一个国家时，我们也认识到，这个联邦制度包括50个州，华盛顿长达半个世纪的权力集中已经，至少是暂时的，告一终结，不过我们也相信，尽管人们曾对这地方说长道短，在华盛顿发生的政治事件，对于每个美国人和实际上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仍然超过哪怕是最大的州的首府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们的书，写于1979年末至1982年初，提供了一幅图画，描绘了一个正在成熟——姑且不说步入中年——的美国。在书中，我们认为抓住了影响普通美国人日常生活——工作、家庭、教育、司法、宗教和投票——的主要社会力量。我们还应当充分谈一下艺术和大众文化，不过我们的书，不是一部百科全书，篇幅已经很长了。

对于好莱坞影片和爵士音乐这两个无可争议的美国艺术形式来说，这尤其是一件憾事。影片在全世界放映，它创造了一个神话美国，它本可以作为一种注解，来同我们描述的现实美国进行对照，如果不是因为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增加一倍，而且好莱坞影片：的美国形象应当自成一书的话。爵士乐美国，布鲁斯音乐美国，也应当单独著书。

在描述美国当中，有些题目反复出现。在多样性和单一性之间、“多元主义”和“美国主义”之间、地区利益和国家压力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全国性组织机构——政党、工会、宗教、报纸